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对倒

香港·刘以鬯



香港·刘以鬯

对倒

【文学精品库】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对 倒

香港·刘以鬯

中国文联出版社

Q12-22/09

(京)新登字172号

对 倒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刘以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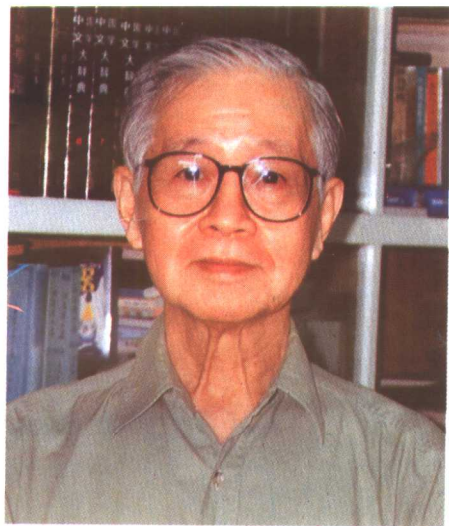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3插页 104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835-4/1·1269 定价: 5.00元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字昌年，一九一八年生，祖籍浙江镇海。大学毕业后，投身新闻文化界，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担任副刊编辑、报社主笔、杂志主编、出版社社长等职。现任香港文学研究会会长。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

致 读 者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航空交通发达，国际间来往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或留学、或经商、或移民，更有不少人在当地落叶生根。华人文化因此遍布世界各地，而华文文学创作也日益蓬勃，其中已涌现不少具有相当成就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他们的作品或在当地的华文报刊发表，或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出版。自八十年代以来，华文文学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现象。

有鉴于此，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四海》编辑部的策划下，我们编选出版这部《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以便向读者提供各地当代华文创作的精品。作者为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作品包括小说、诗和散文。精品者，当以质精为上品，每部选集除正文外，有作者自序、照片、小传、主要著作目录，以及由专家撰写的评介文章，阐发作品的风格特色和作者的文学成就。

这部《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将陆续出版，以充分展现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彩姿风

貌。我们希望这部精品库对于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能有一定的贡献。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编委会

1993年5月

序

《对倒》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星晚报》连载，约十一万字，是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

写这部小说的促动因素是两枚相连的邮票：一九七二年，伦敦吉本斯公司举行华邮拍卖，我投得“慈寿九分银对倒旧票”双连，十分高兴。邮票寄到后，我再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这双连票的图案与品相，产生了用“对倒”方式写小说的动机。“对倒”是邮学上的名词，译自法文 Tête-Bêche，指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

用一正一负的方式写小说，会形成“双线并行发展”的另一种“双线格局”。这种写法，虽然可以充分发挥对比的作用，却不易构成吸引读者的兴味线。香港报纸的负责人多数重视经济效益，刊登的连载小说必须有离奇曲折或缠绵悱恻的情节去吸引读者追读，像《对倒》这样没有纠葛

的小说，纵有新意，（至少我自己认为这是尝试性的写法，）也不可能得到报馆方面的赞许。因此，写了一百多天（每天一千字），我将它结束了。

一九七五年，也斯约我为《四季》杂志写稿，我将《对倒》改写为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对倒》在《四季》发表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本桥春光将它译成日文，收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中；李文静（Nancy Li）将它译成英文，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Renditions）第二十九、三十期。此外，香港电台电视部戏剧组将它改编为电视剧，由张少馨导演。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歌德学院院长施德立博士（Dr. Erhard Städtler）发起的《中、德文化交流研讨会》曾讨论《对倒》。在研讨会上，我告诉与会者：《对倒》在《星岛晚报·星晚版》发表的初稿是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对倒》从发表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出书的机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与《四海》杂志副主编白舒荣肯出版这本没有市场价值的长篇小说，我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

刘以鬯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目 录

1. 致读者

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编委会

2. 序

刘以鬯

3. 对 倒

4. 附 录

讨论《对倒》〈中、德文化交流研讨会〉周紫玉
一部颇富创意的作品

——试析刘以鬯长篇小说《对倒》

白舒荣

著作年表

对 倒

1

它是一粒珠。……它是天堂。……它是购物者的天堂。……它是“匪市”。……它是一棵无根的树。……它的时间是借来的。……它是一只躺在帆船甲板上的睡狗。这只帆船一直在惊浪骇涛中挣扎。……

一〇二号巴士进入海底隧道时，淳于白仍在想着这些别人讲过的话。淳于白在这座大城市已经住了二十几年。二十几年前，香港只有八十几万人口；现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万。许多荒凉的地方，已变成热闹的徙置区。许多旧楼，已变成摩天大厦。他不能忘记二十几年前从上海搭乘飞机来到香港的情景。当他上飞机时，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肿的皮袍；下机时，却见到许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衬

衫。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即使是圣诞前夕，仍有人在餐桌边吃雪糕。淳于白从北方来到香港，正是圣诞前夕。长江以北的战火越烧越旺。金圆券的狂潮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上海受到战争的威胁，正在动荡中。许多人都到南方来了。有的在广州住了下来，有的选择香港。淳于白从未到过香港，却有意移居香港。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港币是一种稳定的货币。淳于白从上海来香港时，一个美元可以兑六块港币，现在，一个美元可以兑五。六二五港元。这就是香港的可爱处。但是香港也有可怕的事情。二十几年前香港的治安很好，现在，抢劫事件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纵然如此，香港还是在不断的进步中。高楼大厦已形成丛林。海底隧道已通车。地下铁道正在草拟中。……

淳于白常常睁大眼睛做梦，见到的人和物都是以前曾经遇见过的，与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完全不同。此刻，他的视线虽然落在隧道的黄色墙壁上，见到的却是一幢缺乏现代感的大厦。不过，这幢大厦现在已不存在。这幢大厦曾经占据过的地方，现在矗立着历山大厦。它是“思豪酒店”。站在“思豪酒店”的骑楼上，可以看见雪厂街与木造的渡海小轮码头。那木造的渡海小轮码头与“思豪酒店”一样，都不存在了。淳于白记得清清楚楚：繁忙时间

的人龙会从码头排到马路上。淳于白记得清清楚楚：在“思豪酒店”的邮展上，第一次见到“红印花加盖小字壹圆票”。

这些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思豪酒店与木造的渡海小轮码头。还有红磡。二十年前的红磡，像一个刚进城的乡下大姑娘。现在，红磡像一个新潮味十足的都市女性。现在，巴士已驶出隧道。驶出隧道后就是九龙。这地方叫红磡。这地方已变成交通网的中心。当巴士由红磡朝佐顿道驶去时，淳于白忍不住笑了。他是没有必要到九龙来的，却搭乘巴士到九龙来了。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常常做一些连自己也得不到解释的事情。当他对自己的行为得不到解释时，总会牵牵嘴角展颜微笑。

“什么地方下车？”

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竟得不到解答。巴士拐入弥敦道。纵然是熟悉的街景，仍将视线落在街景上。他见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约莫四十岁，与二十年前的那种风度完全不同。她不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瞥，淳于白却清楚地看出她的老态。她不再年轻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在二十年前见过她的话，决不会相信她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有好几个名字。二十年前淳于白在一家小舞厅里认识她的时

候，她有一个庸俗的名字：“美丽”。一个美丽的女人不一定需要叫“美丽”。她并不愚蠢，却做了这样愚蠢的事。那时候，淳于白的经济情况并不好。那时候，大部分逃难到香港的人都陷于经济上的困境。美丽常常请淳于白到九龙饭店去吃宵夜。淳于白想找工作。那时候，人浮于事的情形十分普遍。找不到工作，什么心思也没有。不再到舞厅去。不再见到美丽。他的情绪是在找到工作后才好转的。当他情绪好转时，他走去找美丽。美丽已离开那家舞厅。两年后，在渡海小轮上见到她。她不再叫做“美丽”了。她已嫁人。渡轮抵达港岛，分手。然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互不知道对方的情形。当他再一次见到她时，她不但改了名；而且改了姓。淳于白是在一个朋友的派对上见到她的。她说她已离婚。那天晚上，他们玩到深夜才离去。那天晚上，淳于白送她回家。那天晚上，淳于白睡在她家里。那天晚上，淳于白对她说：“下星期，我要到南洋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淳于白离开香港。这个一度将自己唤叫“美丽”的女人送他上飞机，还送了一件衣服给他。这件衣服是她自己缝的。现在，淳于白还保存着那件衣服。那件衣服已旧了。淳于白舍不得丢掉。他是常常想到这个女人的。刚才，巴士在弥敦道上驶去时，他又见到这个一度名叫美丽

而现在并不美丽的女人。

作为一个依靠收息收租度日的人，淳于白总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对于他，时间不是金钱。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时间即金钱”的说法。他常常浪费时间，却不肯将金钱随便浪费。有时候，喝了几杯酒，他会哗啦哗啦说：“真荒谬！如果时间就是金钱的话，穷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将时间当作货物卖给别人？”其实，这种看法也未必对。淳于白依靠收息收租过日子，已足以说明：时间就是金钱了。淳于白固执地认定自己的看法是不错的，将时间视作最不值钱的东西，任意浪费。有时候，因为无所事事，甚至会讨厌时间。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有太多的时间需要浪费，却又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巴士在弥敦道上疾驶。偶尔的一瞥，发现那幢四层的旧楼还没有拆除。弥敦道两旁，新楼林立，未拆卸的旧楼，为数不多。那幢旧楼显已超龄，迄未拆卸，使淳于白感到意外。淳于白记得那幢旧楼，因为二十年前曾在那里炒过金。

“二半……二七五……二半……二七五……三〇……三二五……三半……三二五……”报告行情的声音，由麦克风传出，犹如小石子，一粒又一粒掷在炒金者的心中。对于炒金者的心理，淳于白比谁都熟悉。淳于白从上海来到香港时，托人汇了一

笔钱来。那时候，上海的金融乱得一塌糊涂。金圆券的币值每一分钟都在变动，民众却必须将藏有的黄金缴出。淳于白没有缴出黄金，暗中将黄金交给一个香港商人，讲明到香港拿港币。那时候，一根条子可以换三千元港币，但是淳于白只换得二千五。这当然是吃亏的。淳于白心里也明白。问题是：除了这样做，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将钱汇到香港。长江以北的战局越来越紧，朋友见面总会用蚊叫般的声音说些这一类的话：

“恐怕要换朝代了。”

“情况的确严重。”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不打算离开上海？”

“打算是有的，不过，事情并不简单。”

“到过香港没有？”

“没有。”

“许多人都到香港去了？”

“是的，许多人都到香港去了。”

上海是紧张的。整个上海的脉搏加速了。每一个人都知道徐蚌会战的重要性。报纸上的新闻未必可靠，人们口头上传来传去的消息少有不添油加醋的。房屋的价格跌得最惨。花园大洋房只值七八根

大条子。有钱人远走高飞。惧怕战火的人远走高飞。有气喘病的人趁此到南方去接受治疗。淳于白原不打算离开上海的。有一天，一位近亲从南京来，在他耳畔用蚊叫般的声音说了这么两句，“前方的情况不大好，还是走吧。”淳于白这才痛下决心，托朋友买了飞机票，离开谣言太多而气氛紧张得如同凝固一般的上海。初到香港，人地两疏。一个自称“老香港”的同乡介绍他们到九龙去租屋，三四百呎的新楼，除了顶手还要鞋金；除了租金还要上期。那时候，顶手是很贵的。那时候，租屋必须付鞋金。那时候，从内地涌来的“难民”实在太多，大部分新楼都是“速成班的毕业生”，偷工减料，但求一个“快”字。楼宇起得越快，业主们的钱赚得越多。那时候，九龙的新楼很多：都是四层的排屋，形式上，与现在的摩天大楼有着极大的差异。现在，港九到处矗立着高楼大厦，所有热闹的地区都已变成“大厦的丛林”。淳于白刚才见到的那幢旧楼，显然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却使淳于白睁着眼睛走入旧日的岁月里去了。那时候，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几乎每天走去那幢旧楼里的金号做投机生意。现在，坐在巴士里，居然产生了进入金号的感觉，依稀听到了报告行情的声音：“三半……三七五……四〇……四二五……”

然后见到一个中年男子不断用手帕拭抹额角与颈脖的汗水。

然后见到一个胖女人晕厥在别人的肩头，金号里的职员将药油搽在她的鼻孔，搽在她的太阳穴。

然后见到一个白发白须的老头子在众人面前“哇”的放声大哭，像受了欺侮的小孩子。

然后见到一个打扮得十分花枝招展的女人每天走来用钓鱼的方式勾搭不同的异性。

然后见到一个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黄的瘦子。

然后见到一个笑声似蛙鸣的胖子。

然后见到一个喜欢用各种方式使自己在这群炒金者中间突出得如同夜光表的青年。

然后见到一个因破产而纵声大笑的人。

然后见到一对夫妇，因为炒金失败，在金号里，当着许多人的面，你一言，我一语，放开嗓子对骂。

然后见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在金价狂泻的时候，忽然吐了一痰盂鲜血。这种情形，当然是令人吃惊的；但是，金号里的顾客们的心都被狂跌的金价扣住了，个个竖起耳朵听取行情，谁也不觉得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金号的职员打电话给警方，请他们急召救护车。救伤人员来到时，那人刚吐出最后一口血。